



致父亲三首 □巴山狼

等你

南瓜很野，总能跟草比身高
 苦瓜藤蔓一直在寻找
 想向上爬。几株西红柿
 有气无力的样子
 显然，他们需要依靠

蔬菜瓜果每年都在庭院里
 等你。他们说
 你大约是流落到某地
 你那个手机，无法查找公交站点
 不知道，在哪个站下车
 正好是家门口

想你

打开那段视频，你就回来了
 和我们一起，坐在门前的地坝里

外重孙女儿在给你喂一瓣橘子
 你只是轻轻地摇头

人间，又走过了五个年头
 你佝偻着的腰，能抬起来了么

梨

梨花雪白。我已把梨花写了很多次
 树上的梨子已越来越少

那时，你日夜守着满树的梨子
 等着我们一家一家地回来

如今，树上的梨子已长成了野果
 我们，也成了无家可归的人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铁路中学校)

我是一只迁徙的鸟

□刘凡君

人的一生，总是要迁徙。就像鸟儿一样，从这棵树飞到另外一棵树，从山下飞到山上，从南方飞到北方，一年四季总是不断地飞翔、不断地迁徙。

巴县更名为“巴南”那一年，我举家迁徙到这里。父亲告诉我，要想了解巴南，你就去看看彭家大院，他是巴南的历史老人。

彭家大院位于著名风景区南泉街道的白鹤林，由大盐商彭瑞川始建于清道光二年(1882年)。

站在夏风中，我望着毫无表情的大院，任汗水在脸上长流。时光慢慢脱下岁月的棉衣，渐渐地，彭家大院悄然无声地在我眼里活化成一位慈祥的老人，坐在我的面前。

我从他那双饱经沧桑的眼睛里，看到了大院人声鼎沸、门庭若市来往进出的历史再现；从那张似笑非笑欲语又止干涩的嘴里，仿佛听到了世纪的风云在我耳边回响。

老人的神情宁静而安详。

历史的巴南满目沧桑。

那一年，史册里记录了勤劳勇敢的“巴蔓子”及巴人后裔一段特殊的经历：朝代更替，百姓穷困，民族危亡，复仇的火把从秦汉到明清、从古代到现代，一直燃烧到天外！

那一年，辛亥革命的风云，在这条小路上留下了迁徙的足迹：在巴南区档案馆，陈放着一份《重庆预备学校赴法学生留法勤工俭学分会代表名册》。它是巴县开明的乡贤筹款办学，并资助邓小平、周贡植等有志之士，从这条小路走向了远方，走向异国他乡的记录。他们也像鸟儿一样，在迁徙的路上，变成了一只只雄鹰，翱翔在蓝天之上。

那一年，无数的鸟儿迁徙到重庆，风景名胜南泉成为战时大后方。越炸越强的巴人后裔在抗日的风云里成长。

1949年11月26日，南泉建文峰上打响了解放重庆主城的第一枪。在那场战斗中，100多名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这些战士，也是一只只迁徙的鸟儿，来自五湖四海，飞行在为建立新中国的路上！

绿水青山在，烈士英魂存。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的丰功伟绩。

如果说，彭家大院是巴南历史的代言人，那么，龙洲湾就是巴南人民现在幸福生活的缩影。

巴南是一座迁徙之城，一座智慧之城！龙洲湾是巴南人民的希望之洲、快乐之洲、幸福之洲！

如今，巴南经济大发展，交通物流大改善，人民生活大提高，城市建设大繁荣，乡村建设大振兴。巴南繁荣昌盛，一片勃勃生机！

我定居在一个小区。这里交通便捷，环境幽静，树木葱郁，邻里和谐。我把屋顶改成了一个花园。每天早上在花园里呼吸新鲜空气，闻一闻从滨江公园飘来的香艳，听一听从龙洲湾传来的悠远的木洞山歌，从树梢尖尖的叶片上去寻找鱼洞老街鸟儿停留与嬉戏的感觉。

我是一只迁徙的鸟！

因为命运的迁徙，我在这块土地上找到了向上的阶梯，找到了人生奋斗与享乐的轨迹。唱着童年顽皮与青春的梦想的歌，谢谢巴南，让我成了一只快乐的小小鸟。

(作者系原重庆巴南区作协主席)

学会享受温暖

□王明学

同生活在一个小区，家庭的结构和经济条件也差不多，有的人成天乐呵呵，幸福指数挂在笑脸上；有的人好像被人借了谷子还了糠一样，心头总愤愤不平。究其原因，前者说，世间冷暖自在，学会享受温暖。

不管是大千世界还是小家庭院，就像阳光下的大树有光照处与背阴处、时间的变幻有白天和黑夜一样，向上与向下，冷漠与温暖，好事和坏事，好人和坏人，都客观存在。过去如此，现在如此，以后仍会如此。你无法改变它，也改变了它。

聪明的人，眼睛总看好的一面，主动地去感受阳光、快乐与温暖。活得明媚，享受自在。就是不可避免地看到事物的暗处，感触到情感的冷漠，察觉到人性的丑陋，也明白它是反向和不好的，警惕和把握自己不要堕落其中、失去公理、丧失斗志、辜负生活。于是，处处能看到光明，寻到温暖。

温暖在广阔的视野里、高深的认知中、红尘烟火里：上班下班，吃饭睡觉，辅导娃娃学习，照顾老人起居，闲时陪亲人、朋友逛商场进餐馆，看似波澜不惊，平常无奇。然而，当从电视、手机里看到俄乌战争打得炮火连天，公共设施和地面被炸烂，遭殃的百姓流离失所，睡觉怕遭炮火突袭，上班难，读书难，生活用品极度短缺，于是想到生活在祖国怀抱里，离那战火十万八千里，当下国富民安、物资丰富、社会祥和，想吃什么可以挑可以选；想到哪里去旅游玩耍，互相约一约，可以坐飞机、坐高铁、坐公共汽车，也可以自驾……社会的富足和安详浸透在大江南北的每个角落，如果你静心去品，会发现这里有和平的温暖、社会发展的温暖，也有生活安康幸福的温暖！找到了并享受着，你会更加珍惜这份暖意。

有了感受温暖的能力和信心，无论你是否权势富贵，无论你处在哪个年龄段，无论你从事哪个职业岗位，无论你处于春风得意状态，还是陷入走麦城境地，都会寻到最强劲的向阳处，得到安慰和力量。使自己变得敢于拼搏前行的同时又能做到随遇而安，从而做最好的一个自己，活出自己境遇里最美的生活形态。

许多人是这样了，他们的幸福指数特高，如果你还没来得及这样做，不妨试试！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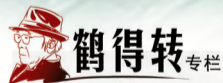
文化交易

□武辉夏

王雨和我都是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。王雨是重医附二院的博导、重庆作家协会荣誉副主席，写了很多小说，著述颇丰，让人敬仰。有一次开会时，王雨请我送一幅画给他。“可以，我俩做个交易如何？”我说，“做个文化交易，你送一本你的著作给我，我送一幅画给你。好吗？”王雨说：“送两本书呢？”“两幅画。”“三本书呢？”“三幅画。”“成交！”我俩哈哈大笑。

朋友知道了，问我：“你一幅画卖上万元，他一本书才几十元钱，几本书换你几幅画，你不是亏了吗？”我说：“错！王雨的每本小说，都是他考察、索史、论证，做了几十年学问才写出来的，他的著作价值远在我的画作价值之上，我不是亏了，是赚大了。”

文人相轻是错的，文人相亲才是对的。文人之间应该互相欣赏、互相敬重！（作者系重庆市政府文史馆馆员）



武辉夏作品

网格长老王

□贺红江

“凡事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！”这是基层调解员老王的口头禅。老王是一名有着50年党龄的老党员，他从一家国企退休后，退岗不褪色，主动义务担任了所在小区的网格长。平时，老王喜欢背着双手到小区楼栋院坝和黄葛树下溜达。

当年，这棵黄葛树从长江边二马路移植到小区中庭旁的一块绿化地，它在小区生长了20多年，已是枝繁叶茂，像一把大伞为居民遮风挡雨。街道和社区在黄葛树周边增设了石凳石椅和健身器材，树旁还竖起了一块“黄葛树之声”的阅报栏。社区把黄葛树作为平台，及时传递党声，倾听民声，共话心声。平时，居民也爱在树下和左邻右舍拉家常、看报和健身。

周末，上午10点，春天的阳光和煦而明媚。黄葛树下聚集了不少群众，有听收音机的，有下棋的，也有阅报和闲聊的，热热闹闹的烟火气在春日里升腾。

“哎哟，那是哪个回事？”家住小区5号楼的李婆婆手指6号楼的楼顶围墙，大声疾呼，“大家快看，是不是有人要跳楼啊？”

“哎呀妈哟！那不是6号楼的张大嫂嘛，有啥子想不开嘛？”
 “大家快喊网格员老王，快喊老王！”

老王从小区超市奔出，5分钟时间不到，就气喘吁吁地跑到了6号楼顶楼。

“哎，嫂子，你干啥子？”

“我不活了，不活了，我家男人又拿补偿款去赌博了！”

张大嫂是从农村搬迁到小区的，老家的房子因为拆迁，她家便用补偿款进城购了套二手房，并买了社保，当起了城市居民。

“你来跳楼，你男人在哪啊？”

“背时的还在屋里睡懒觉，早上才回来。”

“莽子大嫂哎！你来跳楼，你男人在屋里睡觉，你两脚一跳，家里的房子、钱还有那些家产全是你男人的啊！他还有可能再找个娃儿妈，你这是要成全你男人吗？”

“啊？也是哈！”一语点醒梦中人，刚才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张大嫂用衣袖抹了抹眼泪，从楼顶围墙上翻下来，拍拍裤腿上的泥灰，又大大咧咧地说道，“走，老王，到我家去吃午饭，我让我男人陪你喝一杯！”

“哎哟，嫂子，酒就不喝了，以后啊，有啥想不开的，到小区的黄葛树下转转，和大家聊聊天嘛，家里有啥事大家唠唠，没啥大不了的，凡事活着就好，和谐是福，知足常乐嘛！你说是不是嘛？”

目送着张大嫂进了家门，笑呵呵的网格员老王又反背着双手，来到黄葛树下与老伙计们下起了象棋。临近中午，老王踱着方步，穿过楼栋小巷，顺手用随身带的小铲子把小区围墙上的“牛皮癣”铲掉。见到巷道旁的分类垃圾桶已装满，他又在微信工作群里提醒街道环卫及时来清运。回到家，老王的微信计步数已超过了一万步。

(作者系重庆万州区作协副主席)